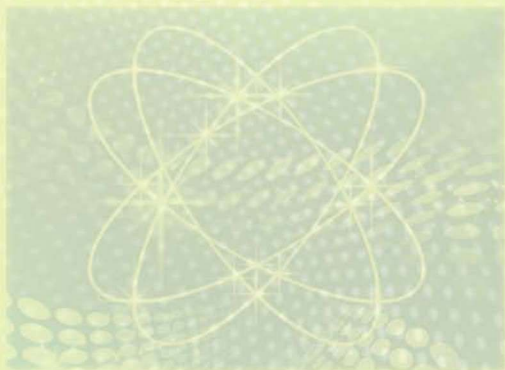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沙漠历险故事

竭宝峰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沙漠历险故事

竭宝峰 主编

辽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文海 柳海松 孙德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竭宝峰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9. 8

(青少年文化百科丛书)

ISBN 978-7-5451-0647-3

I. 感… II. 竭…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818 号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主编：竭宝峰

沙漠历险故事

出版：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翟俊峰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0 字数：880 千字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51-0647-3	定价：298.00 元（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惊险故事，就是危险、使人惊讶紧张的故事。惊险故事是在探案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探案故事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发展。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被认为是西方探案故事的鼻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称之为西方探案故事的“黄金时代”。仅英美两国，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探案故事。当时阅读探案故事已不仅仅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竞相阅读。

探案故事从 19 世纪末引入中国以来，也是长盛不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翻译探案小说大量出版，总数可能达到 2000 部以上。本土探案小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解放前著名探案作家的作品直到现在仍有再版，当代探案小说的创作每年也有百部之多。

探案故事不论是民间流传还是真有其事，都代表人们不平则鸣的心声。在侦破故事中，忠诚与奸诈、勇敢与怯弱、正义与邪恶、公理与私刑、智慧与愚昧、文明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激烈的矛盾经过冲突、斗争、较量，一切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不得不对邪恶产生强烈的憎恨，对正义产生强烈的追求。

惊险故事与探案故事不同的是，惊险故事侧重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探案故事则注重破案的过程，虽然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破案中也不乏惊心动魄的情节，但主体是以追踪犯罪线索为构架，而惊险故事则不受这个限制。

我们编辑的这套《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共有 10 本，包括《荒岛历险故事》、《海上历险故事》、《沙漠历险故事》、《森林历险故事》、《古堡历险故事》、《登山历险故事》、《空中历险故事》、《野外历险故事》、《探险历险故事》和《恐怖历险故事》。这些作品汇集了古今中外著名的惊险、历险故事近百篇，其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阅读这些故事，不仅可以启迪智慧、增强思维，还可以了解社会、增长知识。

本套丛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权威性和完善性，是全方位展示国内外惊险作品的经典版本，是青少年读者的良好读物和收藏佳品。



目 录

神秘的罗布泊	(1)
罗布泊探险	(3)
独行侠勇闯罗布泊	(5)
“沙漠王子” 刘雨田	(8)
撒哈拉沙漠中的城市	(10)
神秘城	(10)
高空飞行	(24)
独裁者	(36)
平静的日子	(53)
新监狱	(67)
天 才	(74)
黑域工厂	(91)
对旷野的呼唤	(103)
灾 难	(115)
阿梅迪尔·佛罗伦斯有了个主意	(123)
门后的发现	(140)
哈利·基勒其人	(148)
血腥的夜晚	(154)
黑域的结局	(163)



神秘的罗布泊

沙漠，是生命的禁区，是人类的天敌。无所不能的人，可以把沧海变成桑田，把森林变为家园。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人类望而却步的，却是沙漠。

辉煌的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它们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但是，现在，它们都已经全部葬身于茫茫的沙海之中。在秦汉时期，长城曾经雄踞于阴山、辽东一带，可是到了明代，因为沙进人退，它却整整向内缩小了五百里。

狂风、沙海、高温、干旱，它们是沙漠的风格；恐怖、迷茫、神秘，它们是沙漠的特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沙漠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都能够揭开沙漠远古而神秘的面纱，探索自然的神奇，显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

在我们的新疆天山以南，横亘着的，是世界著名的大沙漠之一——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片沙漠的东面，有一处早已经干涸的湖泊，人称“罗布泊”。面积将近 10 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泊，是一块“死亡之地”，也是一个长期留在人们心头的难解的谜。

在罗布泊内，分布着戈壁、沙漠、盐沙、风蚀残丘等，在这里，几乎就找不到冲积平原和绿洲耕地的影子。这里一直杳无人烟，看上去寂寞而荒凉。因为这里是“死亡之地”，所以，多少年来，人们对这里都是望而却步，无人敢进，没有人能够窥见它的真实面目，那些笼罩着罗布泊的自然之谜和人类历史的传说，既为世人瞩目，又为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世人所陌生。

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们，无一不被罗布泊的神秘吸引，他们竞相前来这里考察、探险。人类对未知的探索是永远止境的，人类对宇宙自然的征服也是永无止境的。在罗布泊上，一代代的人走过了，又有一代一代的人来，在它那空旷的戈壁荒漠上，不断地出现着一队一队行色匆匆的人群。



罗布泊探险

罗布泊内的气候极端干燥，每年的平均降水量只有17~2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3000毫米。在这里，平均3~5天就有一场大风。夏季非常酷热，气温最高可以达到40℃~50℃。尽管自然环境这样恶劣，尽管在一批接一批的探险者中，有许多人，都不幸被沙海吞没，葬身在茫茫的戈壁上，但是，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征服它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凝聚着血汗的努力，今天的人们，才终于对罗布泊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罗布泊进行了探险考察活动。中英联合探险队成功地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了罗布泊地区的罗布庄。这是一次壮举，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西向东，徒步穿越了“死亡之海”。从1979年到1988年，中央电视台与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两次联合组成了考古队，深入楼兰古城和孔雀河沿岸，进行调查发掘活动。从1980年到198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又对罗布泊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这次考察，考察队员们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获得了大量的实物和证据，对罗布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1993年9月23日至11月21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三次对罗布泊进行了考察。

由于受气候影响，罗布泊从形成湖泊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断经历着充水和干涸的过程。最开始，它的范围很大，后来逐渐缩小。中国解放以后，由于在孔雀河、塔里木河的上游人工拦截全部径流，造成了罗布泊无水可补。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到了 70 年代，罗布泊完全干涸。所以，在人们对罗布泊的历次探险考察中，只有最先在第一次考察罗布泊的科学家们看见了河中的水。

1927 年，中国科学家和瑞典科学家联合对罗布泊进行了第一次探险。考察团前后历时 8 年，行踪遍布中国的西北，成为现代中国地理探险的一次壮举。1934 年，考察团乘着独木舟从库尔勒至罗布泊，沿途调查了一些古代遗址，还发掘了几座古代的墓葬。

当时，考察团团长斯文·赫定他们，在罗布泊发现了一种叫“鹭鸶”的鸟，这种鸟不时地发出滑稽的叫声，它们的叫声，有时像哞哞的牛叫，有时像驴叫，有时又像汽车的喇叭和轮船的鸣笛。孔雀河沿岸的人们都传说这种鸟有个奇怪的习惯，它每次抬高嗓音叫 6 或 7 次，便逐渐耗尽精力，大部分时间处于麻痹状态，用手就可以抓到它。

这一次探险，改变了世界对罗布泊的看法，而世人对罗布泊的神秘感又增加了几分，并且还引发了对于罗布泊地理位置的争执，它为后来的人继续探险罗布泊，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独行侠勇闯罗布泊

在中国西部神秘莫测的罗布泊地区，是一块人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地”。这里，气候恶劣，变幻无常，尤其是在春夏两季，天气持续高温，狂风肆虐，飞沙走石，令人胆战心惊。

这片无情的土地，曾经吞噬了不少优秀中华儿女的生命；曾经让许多考察探险队在此遇险。

1981年6月，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1985年，石油勘探三处的1832队在这里，被风暴围困了整整四个昼夜，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空军，才得以脱险；1996年6月，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在这里孤身徒步探险时，不幸遇难。

.....

但是，令人们意想不到的，在余纯顺遇难一年之后，另一位壮士李永生，徒步独闯罗布泊，战胜重重困难，凯旋而归。

李永生，这位中国探险界的独行侠，一共用了40多天的时间，独自一人，到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探险考察。他从4条不同的路线进入了罗布泊，行程千多公里，历尽艰险，成为只身勇闯“生命禁区”的成功者。

李永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89年3月，他在家乡辽宁本溪，告别了家人和女友，开始骑着车开始了他的探险生涯。有时，他甚至一个人徒步旅行探险。在前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考察了除台湾以外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访问了55个少数民族，2次进入西



感动青少年的惊险历险故事

藏，5次进入内蒙古，13次跨越黄河，17次横过长江，他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到东南亚各地探险。他的行程一共有10多万公里，其中有6万多公里他骑自行车探险，有3万多公里他徒步探险。

作为“老资格”的旅行家、探险家，他在1992年4月，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他立志要徒步考察中国西部的“百慕大”，“死亡之地”罗布泊。

1997年5月17日，李永生开始向罗布泊进发。

他在双轮小车上装了20个馕饼，两塑料壶20公斤的淡水，还带了其他的一些备用物品。他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但要闯进去，而且还要活着出来。在第四天，他的手推车的车轴断了，只得沿来路返回附近的农场，修好手推车，重新踏上征途。

当李永生独自走了3天以后，竟然幸运地遇上了石油勘探地调三处的宿营地。宿营地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

5月26日早晨8点，李永生补充了给养，包括水、方便面、火腿肠和香烟等物品以后，往东南方向，继续向罗布泊挺进。他又走了大约两小时，到了孔雀河干的河谷，接着进入了土丘密布、沟壑纵横的雅丹地区。尽管天气非常燥热，地面上的气温高达56度，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拍摄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罗布泊的湖盆。他伫立在湖边，凝视了许久。因为天很热，水快要喝光了，于是，他按原路返回。

过了两天后，李永生又沿着第一次的路线再次朝罗布泊方向进发。他就这样在罗布泊与营地之间，往返了数次。



在罗布泊中，他们找到了楼兰遗址。楼兰这个汉代时曾经显赫一时的绿洲王国，丝绸之路上耀眼的明珠，在公元4世纪前后，突然消失。

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李永生说：“生我们的是自己的母亲，养育我们的却是这块土地，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这块土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沙漠王子”刘雨田

刘雨田，是中外文化书院的研究员，《探险家》画报的特约记者，也是一名探险家。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疯子”。有时候，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风流倜傥的沙漠王子；有时候，他却像一个叫花子走街串巷。不过，我们相信历史会证明，他是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世界罕见的旅行家、探险家。在1984年5月，刘雨田徒步走完了万里长城。

在1985年1月，他又徒步穿越了黄土高原。

在1985年3月，刘雨田开始考察丝绸之路。他在敦煌，巧遇从西方来的丝绸使团——马可·波罗远征队。远征队的队长对他说：“许多人走着容易的路，许多人走着艰难的路，但是，你却走的是一条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路。”

在1986年，他徒步穿越“死亡地带”——神秘的罗布泊，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

1987年11月，他成功地穿越了被他自己命名的“黄色死亡线”——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刘雨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与野狼为邻。在这里，最低温度是零下36度，时常遇到“白毛风暴”，手、脚、腿、鼻，全被冻伤。刘雨田患上了败血症，还几乎性命不保。

刘雨田在多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地表温度炎热得像火烤一样，特别是在他第一次进入这片死亡之海时，由于准备不足，在沙漠腹地无人区被迫



返回，途中，他的粮食和水全部断绝了，饿极了他只好吃红柳叶子、蚂蚁、苍蝇；渴极了他只好喝尿。直到最后，他才终于被维吾尔人救了出来。

在探险的过程中，刘雨田在贺兰山中，发现了一处崭新的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阴山壁画；他在罗布泊和准噶尔盆地内，还发现了一群被认为在世界已经绝迹了的野马；他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曾经亲自挖掘了 21 口井，其中有 14 口井中的井水都能够喝。

刘雨田的探险，填补了中国和世界探险史的空白，完成了世界著名探险家们未竟的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

几年以来，他写下了 100 多万字的考察探险日记，拍摄将近上万张照片。这些资料的人文价值和影响，都难以被预测和估量。

刘雨田付出得太多了，他时常说，“历史选择了我，我选择了苦难。”



撒哈拉沙漠中的城市

神秘城

在 20 世纪初，撒哈拉沙漠周围的荒原达 30 万平方英里，无论在新旧地图上，都是一片空白。从来没有人穿越过那片沙漠，也没有人进入过。

在那片沙漠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那块神奇土地的传说了。有人说他们经常看见巨大的黑鸟张着宽大的翅膀、瞪着凶恶的眼睛从那片不毛之地飞来飞去；有时候还有一大帮红魔鬼，骑着嘴里能喷出火焰的马，从那个神秘的地方突然扑来，一路烧杀抢劫地冲进村寨，然后把男女老少全都集中到一起，然后捆起来，横撂在马鞍上带走，没有人知道这些被掳走的人的去向。

这些恶棍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毁坏村落、掠夺财物、洗劫黑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的坏蛋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痛苦和绝望，除此之外，甚至一根头发都没留。没人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也没人能搞个水落石出。是的，谁又敢去追踪那些据说有超自然能力的敌人呢！他们被奉为沙漠之神！

这就是尼日尔河流域上下几百英里远的地方流传的神话。假如有人胆识超过那些胆小的当地黑人，冒险进入沙漠，并且跋涉 150 英里，到达东经 1 度 40 分、北纬 15 度 50 分的位置，那他就会因其超人的勇气而受到大大的嘉奖：他会看见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即使是探险队



或商队也没见过——那是一座沙漠中的城市。

那的确是座城市，尽管那里的人口，不包括儿童在内，已达 6808 人之多，可哪张地图上也见不到它的踪影，甚至从没有人想到沙漠中能有城市存在。

如果假设有位旅行家向镇上某个人打听这所小镇的名称时，而这个居民又乐意告诉他，那他就很可能用法语回答；或用西非人的曼丁歌语回答；也可能用葡萄牙语；或者用西班牙语回答。但无论是哪种语言，意思无非是“这个小镇的名字叫黑域”。

回答也可能是拉丁语，而问话的人很可能是在和 J. E 本人打交道，他曾经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来到黑域后，发现他渊博的学识已变得非常苍白，甚至一文不值，于是开了一个经营各类化学药剂的小店。那招牌上毫无特色地写着：J. E，药剂师，经营染料。

在这座新城内，人们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其人口中除了 5778 个黑人男女外，还有 1030 个白种人。他们来自世界上各个国家，但大部分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要么是从囚船上逃过来的，要么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这些无所不为的冒险家，是些无恶不作的坏蛋。在这些鱼龙混杂的人群中，英国人掌握实权，占统治地位，于是英语获得优先使用权。那位长官就是用英语发表讲话的；当地所谓政府也是用英语制定法律条文的；镇上的官方报纸也是英文版的，叫《黑域霹雳》。

报纸还办得红红火火，经常有新鲜事见诸报端，现摘录几段如下：

“今天约翰·安珠吊死了，他的丈夫名叫科罗莫科，因为今天午餐后，科罗莫科没有给妻子安珠买烟抽。”

“明晚 6 点，由希拉姆·赫伯特上校率领 10 名快乐党党员分乘 10 架直升机奔赴库赫库苏和比第，还要求当晚